

大衆文藝叢書

龍鬚溝的變遷

高 參 著

822

00203



龍鬚溝的變遷

高 參 著

天津出版



大眾文藝叢書 龍鬚溝的變遷

著者 高 參

印行者 天下出版社

北京草廠胡同二十七號

一九五一年十月初版

有版權

一

在北京南城，天橋的東邊，有一條『龍鬚溝』。沒見過這條溝的人，也許以爲它是個什麼名勝古蹟吧！其實不然，它只是一條污水溝，外城三分之二的髒水都在這條溝裡匯合。又髒又臭，在北京稱得起是頭一份兒。

原來在天橋左右，有兩條龍鬚溝：一條往東，一條往西。往西的那條溝早就被填平了，單剩下這條東龍鬚溝，簡稱就叫『龍鬚溝』。這條溝際着天壇的北壇根往東流，到東牆外邊又拐灣朝東南流，出城牆水闊奔南護城河。溝身彎彎曲曲，又有幾根或長或短的鬚岔子，很像『五龍戲水』年畫上那條龍鬚的樣子。

龍鬚溝裡有茅房沖下來的屎尿，有泔水，也有雨水。各種各樣的水攪在一塊兒，再加上日晒風吹，就成了粘糊糊流不動的臭水了。大部分的水都是古銅色；可也有不少地方彷彿是青綠色的樹皮紋；又有些地方如同一塊一塊的灰雲彩；有的地方黃澄澄的好像『木樨湯』。……看樣子像一幅千奇百怪的圖案畫。水面總是那麼死沉沉的，只有腐爛東西發酵冒出來的小氣泡，在水皮上大圈套小圈，一個緊跟着一個轉悠。

最糟糕的是在夏天，溝水被太陽蒸晒着，水皮上浮起一層厚厚的沫子，大尾巴蛆沿着溝幫往外爬，綠豆蠅跟大黑蚊子轟轟地飛着。臭氣被蒸發起來，散播得老遠。住在這兒年深日久的人，鼻子都薰「墜」了，聞不出臭味來了；要是叫不常住在這兒的人聞起來，那股子又鹹又騷，腥而又臭的氣味，不讓你惡心嘔吐，也得薰得你腦漿子疼。

原來的龍鬚溝不是這個樣子。溝身比現在寬好幾倍，溝的兩岸是一片亂葬崗子。後來，打別處運來的磚土沒處沒完的往這兒倒，坎頭兒墊平了；溝身擠窄了；溝底也填高了。磚土堆上密密層層地蓋起了小土房和窩棚。窮人越聚越多，這兒可就成了北京最大的「窮人窟」。

在解放的前一年，一個酷熱的夏天傍晚，太陽像一團火球，斜掛在天上，燒得萬里晴空，看不見一絲雲彩。龍鬚溝裡的污水，被蒸得冒着熱唧唧的臭氣；兩岸的土道像是燒燙了的熱鍋；被生活煎熬着的人們，像爬行在熱鍋上的螞蟥，來往奔跑着。這景色跟天壇裡頭襯在火燒雲中的祈年殿比起來，簡直是兩個世界。

從西邊，老遠地走來一個人，他叫劉永順，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溝工。他頭戴一頂被太陽晒得焦黑的大沿草帽；光着脊梁，露出了黝黑的，削瘦的，微駝的背；骯髒的小褂在肩頭上搭着；褲角兒攞到大腿根兒上，光着腳，拖拉着一雙開了綻的，一樣一隻的破鞋。他的穿章打扮跟他每逢禮拜六回家的時候差不多，只不過多了一樣——右手吃勁地提拉着一個破包袱；裡頭裝着破褥子、枕頭

、破涼席跟一大堆破爛。從他的緊皺的眉頭、充血的眼珠和沉重的脚步都可以瞧得出來；在他心裡頭攔着一件難心事——他失業了。

溝工隊這份差事，實在是頭一份的累，頭一份的憊；起五更睡半夜，滿街上挖溝泥，關餉零幾咕。人家叫他們『窩頭隊』，其實連窩頭也混不上。可是現在呢？連這麼一個芝麻豆大的差事也掉了。苦撐苦拽地給人家奔了七年，如今就像一匹拉了一輩子磨的衰老的驢，被主人送進『湯鍋』去了。

他沿着溝沿往東走，汗珠順着他的花白鬚辮子一粒粒地往下滴。離家愈近，他的脚步就愈沉，心裡頭翻來覆去地想：『老婆孩子怎麼辦呢？真的還能再去要飯嗎？』七年前鬼子實行三光政策，他帶着老婆孩子逃到北京的時候，就討過一陣子飯。好容易趕上個機會，當上一名溝工，又在龍鬚溝旁的垃圾上湊合安頓了這個家，那時候他還想：『北京到底是個養人的地方！』沒想到苦熬了七年，事情又吹台了。左思右想，想不出一條活路兒來。

迎面有人招呼他一聲，他没聽見。直到那人到跟前拉了他一把，他一瞧，原來就是他的外甥趙光。趙光是前年到北京來的，在龍鬚溝南岸一家織毛巾的工廠裡當學徒。他今天穿了一件省穿的白汗褂，敞着懷，黑黃的圓臉膛也洗得挺乾淨。他嘿嘿地笑着問：『大姨父！您怎麼今天就回來啦？姨媽給您捎信了嗎？』他伸手接過劉永順手裡的包袱，詫異的說：『噢？拿這些幹什麼？』

劉永順喘了一口氣說：『不用提啦！叫人家給刷啦！』

『什麼？』趙光吓了一跳。

『你幹嗎去？』劉永順懶得再跟他提這件事，無意地反問了他一句。

『您還不知道哪？』表妹住娘家來啦，姨媽剛叫我打車站上把她接來。』

劉永順聽了這話，心裡一震，他猛然想起：捎了好幾回口話，好不容易才把閨女接回來，偏偏頭一天就趕上自個兒的事出丟了。想着不由得眼圈兒一紅，連忙忍着說：『趙光！咱們一塊兒回去吧！』

爺兒倆一前一後往東走。那邊灘土堆上有幾個小孩子在揀溝貨，每個人手裡拿着一根綁着小鐵針的竹棍兒，哈着腰在灘土堆上頭亂撥弄。爛紙、碎布條、破鞋底子、麻繩……一樣一樣地往脊梁上揀着的小筐裡扔。劉永順的孩子小拴也在這裡，他光着屁股，細胳膊細腿，黃皮兒包着一條一條的肋條骨，挺細的脖子，光顯得腦袋大，黃瘦的小臉上抹着黑泥，一雙亮晶晶的大眼睛在灘土堆上尋覓着。小筐裡的破爛眼看就裝滿了，灘土堆裡也實在揀不出什麼來了，他還是拼命地拿小棍在地上揀着，揀着。

『小拴！』趙光喊了他一聲。

小拴用小手遮着太陽光，向四面張望，一眼瞧見了劉永順，就飛奔了過來，一邊跑一邊嚷着：

「爸爸！我給您揀了一口袋烟頭兒，够您抽一個禮拜的，今兒個還揀了好些嫩菜葉子，等您回來包菜團子吃哪！」

劉永順摸着孩子的腮袋說：「小拴，看見你姐姐了嗎？」

「姐姐！姐姐來啦？」孩子瞪圓了眼睛。

「回家看看你姐姐去吧！」

小拴高興得連蹦帶跳地跑回家去了，小筐裡的破爛漚漚拉拉地洒了一地，劉永順望着他的後影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

再走幾步往北一拐，邁過龍鬚溝裡的幾塊墊腳石，爺兒倆就來到德勝小店對過馬老頭的小酒攤前面了。這個小酒攤挺簡單，在一個支得不高的破葦箔底下，只有一條長案子和幾條板凳，案上擺着幾碟煮花生，煮毛豆角、開花豆、醃鷄子兒。還有一個小酒壺，兩把銅酒鏟子，一羅小酒盅。

馬老頭今年七十一歲了，身子骨兒還顯得挺硬朗，頭皮發亮，鬍鬚變成了銀白色，額上的皺紋多得數不清。天兒熱，喝酒的人不多，他正拿着一把破芭蕉葉，一邊搗，一邊搗蒼蠅，鬆弛的肌肉隨着膀子顫動着，銀白的鬍鬚也順着風飄舞。當他瞧見劉永順走來時，就笑迷迷地站了起來，嘴裡叨嚕着：「您瞧我連日子都過忘了，我還說今兒是禮拜四哪，敢情一幌兒又禮拜六啦！」

趙光說：「馬大爺！您沒記錯，今兒個就是禮拜四。」

馬老頭看見趙光手裡的破包袱，就取笑說：「喝！永順老弟真有造化，衣裳襤了，拿回家去連拆帶洗的。」

「還他媽有造化哪！『摺子』啦！」劉永順苦笑了笑，就往前走。

「回來，回來！」馬老頭招呼他。

「閨女住娘家來啦！」劉永順站住腳回過頭來嚷着。

「唉！真有自己的！」馬老頭激了他幾句：「瞧你這個樣子！滿頭大汗，衣裳也不穿整齊點，回家不怕閨女笑話你？來！喝口水，落落汗再走吧！」

劉永順瞧了瞧自己，可不是太不像樣了嗎？身上的汗多得像個水鷄子似的。就說：「也好！歇歇腳吧！」說着就走了回來。

馬老頭遞給他一條手巾，讓他擦了擦汗；又把自己手裡的破芭蕉遞給他。一面親切地對他說：「老弟！你瞧一瞧，這一末子的街坊鄰居有幾個跟得上你的？全都是混了上頓沒下頓，天天過大年三十晚上。你呢？到月頭准能鬪餉，別管多少吧！橫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。」

劉永順瞧了他一眼，沒有說話。

馬老頭慢條斯理地擺上了兩個藍花碗，端起茶壺就倒茶，劉永順攔着他說：「得啦！來個擲尾巴館兒吧！」說着就把兩隻碗遞給趙光，趙光剛走到水缸邊，差點兒絆了個筋斗，馬老頭喊着：

留神！留神！」原來腳底下躺着一口子，那是瓦匠崔得茂。這傢伙離開酒就不能活命，沒錢也喝，高興也喝；心裡煩還是喝，醉了就睡倒在馬老頭的涼棚底下。這回他睡得挺磁實，趙光踢了他一脚也沒踢醒他，巴搭巴搭嘴翻了個身，又睡着了。

馬老頭指着他說：「瞧見沒有？這叫熬睡，估摸是又要輸啦！」

劉永順咕嘟咕嘟地灌了兩大碗涼水，定了定神兒，趙光什麼也沒喝，斜坐在板凳上等他。

「還有一節，」馬老頭湊在劉永順跟前，放低了聲音說：「前兒個城裡頭戒嚴，抓學生，咱們這邊戶口也查得緊。沒有官事的全倒霉啦，半夜三更就逮人，像你這樣，大小有個官事，穿個官衣兒的，可就比他們強多啦！」

一句一句的好心話，彷彿是一隻一隻的鋼針，針針扎進了劉永順的心。一把子針在他心裡攪動着，疼得他難受半天才說出話來。

「大哥！別儘揀好聽的說啦！我的事由兒吹啦！」

「什麼？」馬老頭不大憑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叫人拿擦屁股紙給刷啦！」劉永順欠起身來，憤憤地對準他的耳朵驕了一聲。

「呵？」馬老頭吃了一驚說：「這是怎麼話兒說的？」

劉永順裝着不大在乎的樣子說：「這算什麼？咱們苦人就是跟牛馬一樣，老啦，不能給人家曳

啦，傷風的清鼻涕，就給咱們甩啦！誰還能養咱們一輩子？」

『想個什麼法子呀？』馬老頭愁眉苦臉地望着他。

『沒法子！』劉永順說話嘴硬：『走到那兒說那兒，陰天還餓得死磨家雀嗎！』

『別這麼說！』馬老頭皺緊了眉頭道，『你也不是獨自一個人，拉家帶口的，總得抓早兒想個營生。』

『您給想一想吧！』趙光插了一句。

馬老頭用手指頭敲着光光的腦袋額，琢磨了半天，最後說：『乾脆這麼辦吧！我這兒還敷餘一個方盤借給你，你再想法子湊幾個錢，蓋點烟捲，上小市賣去。也別叫小拴揀溝貨啦，揀點綫給他賃個冰棍車，讓他到街上賣冰棍去，小拴他媽也別儘閑着，有空兒多往外頭跑跑，縫縫窮，揀點爛紙，換個洋取燈兒捂的，事到臨頭，總歸得找個活路！』

『慫——』劉永順沉默了半天：『主意倒是滿好，可是錢上那兒湊去呀？我的哥哥！』

『錢呀！……』這句話可把馬老頭難住了，

正巧這時候，從對面德勝小店裡一前一後走出兩個人來，前面走的是本段上的巡警小康；後面跟的是小店內掌櫃的孫二娘。

小康一出店門就往北走，孫二娘指了指酒攤對他說：『回頭鄧二爺來，讓他請咱們喝幾盅！』

小康點了點頭，又走了幾步，在隔壁一家豆腐房門前站住了。他用一根鉛筆在黑紙簿子上像在寫點什麼，孫二娘招了招手撒嬌似地嚷着：『我說啫！別記錯了，兩萬塊，多一個子兒不給！』小康朝她擺了擺手，就走進豆腐房去了。

孫二娘撇着一雙小秦椒似的小腳，扭了過來，在攤上除了一包花生豆，又白抓了一把毛豆角。劉永順拿眼犄角從下到上，從上到地下打量了她兩眼。這個女人都五十多歲了，還要來個老來俏，刀尺得怪模怪樣的：青布小鞋，透着那麼俊俏。黑靠紗的細腿褲子閃閃發亮，白地藍花的小褂緊裹着細腰；在蒼黃的瘦臉上，老厚的鉛粉蓋嚴了抬頭紋。撇着兩片薄皮子小嘴唇，兩隻小眼睛直立着，黑眼珠兒滴溜溜亂轉。

馬老頭說：『二嫂子！剛才要的是什麼錢哪！』

『修溝費。』孫二娘漫不經心的說了一句，扭臉就走回去了。

劉永順扁了扁嘴，從鼻孔裡哼了一聲說：『瞧這份德行！』趙光聽了，哈哈大笑起來。

猛古丁地，馬老頭一拍大腿，說：『唉，有啦！找孫二娘呀！』

『什麼？』劉永順跟趙光都看着他。

『借錢哪！』馬老頭樂了。

『孫二娘？』劉永順不以爲然，『她的閻王眼，誰敢借呀？不讓她勒死，也得叫她剝層皮。』

『這——』問得馬老頭又沒話說了。

三個人都沉默着，半天不說話。劉永順心裡頭啾咕了半天，拿不穩主意。可是退一步想，叫馬老頭給打聽打聽條件，能借就借吧！真個的還能叫一家老小挨餓嗎？何況女兒剛回來，也不該叫她看着難過。就說：『我跟她平素不來往，沒針也不能引線哪！』

『那有什麼！反正咱們好借好還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大主意由你拿，借不借在你，我回頭給你打聽打聽好不好？』

『就這們辦吧！』劉永順點了點頭，把褲角放下來，穿上小褂，扣好鈕絆，提上鞋後跟，就要往家走。

誰也沒留意：地上睡着的崔德茂已然醒過來了，他揉揉眼睛，莫明其妙地東張西望，一眼看見了劉永順，連忙嚷着：『喝！大哥！今兒怎麼這麼閑散？哥兒倆得好好喝喝！』

『不！不！』劉永順一心惦記女兒，忙着要走：『改天喝吧！我還有事。』

崔德茂一骨碌爬了起來，顧着一身的肥肉追了過去，一把揪住了劉永順：『來吧！喝吧！算我的賬！』

『唉！唉！』劉永順使勁掙脫了胳膊：『小蘭住娘家來啦，我得回家看看！』

『嘿……』崔德茂裂着大嘴，赤紅的圓圓的臉上堆滿了笑，兩隻小眼睛眯縫得像一條線，酒

糟鼻子擠成了一個小圓球。說：『閨女回家是喜事，更應該喝喝啦！來，來！』他連拉帶扯，把劉永順給拉了回來。

他倆本是極要好的酒友，每逢劉永順歇工，兩人照例在這兒痛飲一場。馬老頭給他們倒上酒，他們就一盅，兩盅，三盅……沒喝完地喝了起來。劉永順本來想陪着喝兩盅算了，架不住崔德茂死氣白咧地讓酒，不好意思不多喝兩盅。喝上幾分醉意的時候，心裡還在想：『千萬少喝點！醉成一攤泥，不好回去見閨女。』可是又一轉念，一大堆賦事在心頭堆着。不如來他個『一醉解千愁』吧！再搭上崔德茂一個勁的跟他猜拳敬酒，乾脆就豁了出去，把回家看閨女的事扔到腦後頭了。

馬老頭閑得慌，就跟趙光東拉西扯，他生在龍鬚溝；長在龍鬚溝，在這裡淡淡漠漠地活了七十年。七十年的生活並不像溝裡的死水那樣沒有一點波紋。七十年的經驗閱歷實在太多了，太複雜了，太叫人傷心了。

他嘆息着說：『咱們這塊地方風水太壞啦！誰住在這兒都得倒上幾年霉！約摸在七八年前吧，有一個警察上孫二娘的小店裡串門，他說他們局長會看風水！說這一帶地勢較比藥王廟窪，風水該藥王廟奪去啦。可是你瞧，離土墊得多高哇，還沒有什麼起色！依我看哪，再墊那麼幾尺，許不大離兒啦。』

『您別信他這套鬼話，馬大爺！這是騙騙咱們窮人的。』趙光微笑着說：『有錢的老爺要講衛

生，不管窮人的死活！溝土沒地方倒，就拚命往窮人住的地方堆，溝也填淤了；街道也墊高了，您瞧瞧我二姨家裡的土坑，還沒有溝底高哪！七年前那還不是個高坡嗎？再墊——」

「再墊？再墊就他媽的活埋人啦！」劉永順氣呼呼地搭了一句腔。

馬老頭剛要說話，剛才挨戶打錢的那個小康又走回來了。他把簿子翻了翻，就說：「你這兒五萬。」

「又是什麼錢呢？康爺！地皮捐不是剛歛完嗎？」

「又是什麼！修龍鬚溝，交修溝費。」

「龍鬚溝？那怎麼能修呵？」

「少費話吧！交錢要緊。」

「五萬塊！」馬老頭實在心疼，悄聲地問着：「對過孫二娘那兒不才兩萬嗎？」

「你比得了人家？」小康擠了擠三角眼，一仰臉，一撇嘴，說：「人家娘家哥哥是天橋的人物呢，龍鬚溝的修繕委員，你比得起嗎？」

「唉！五萬就五萬吧！過兩天行不行？」

「明天早上繳，晚了不行。」

馬老頭連忙哈了哈腰，小康沒搭理他，大模大樣地走了。

「呸！」劉永順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，「修溝？修你媽的哈呀！」

「沒法子，由着他們性兒反吧！」馬老頭嘆了一口氣。

「您瞧？真是變着法兒耍錢，名目都想絕啦！我瞧他要是真修才怪哪！」趙光也挺生氣。

只是崔德茂瞧見酒就不要命，什麼話都沒聽進耳朵去；照舊悶着頭喝酒。

「再說修這條溝也使不得呀！挖出土龍來可怎麼辦哪！」馬老頭說。

「修倒是早就該修啦！」趙光給馬老頭解釋：「無奈這個世界太不公平，窮人流血。流汗，爲的是有錢的人享福；您瞧，您拿的是修溝錢，其實這筆錢一定往當官的腰包裡裝。再瞧瞧我二姨父吧，自個住的地方這麼僻，可是替有錢的人修溝去。修了七年啦，臨完……」說到這兒，他發現劉永順的充滿了血絲的眼睛在盯着他，就不忍得說下去了。

「臨完怎麼樣？」劉永順揪着趙光的胳膊：「你說！」

「我說您哪——唉！唉！」趙光趕緊想法子轉話轅：「我說咱們窮人活得太冤枉啦！」

「什麼冤枉不冤枉的！」崔德茂嫌他們的話太囉嗦：「活着有酒喝就不冤枉！」

「我是——」劉永順要跟他辯白。

「您也不冤枉！」崔德茂說：「吃喝玩樂都是賺的，過一天算一天！來！喝酒！喝酒！」

劉永順一仰脖子乾了一大碗酒，臉白得像一張窗戶紙，兩隻紅紅的眼睛直瞪着崔德茂，指手劃

脚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『我——』

崔德茂說：『大哥，您讓我給您斟一手，我給您學個豬吃屎。』說着就把兩隻手放在耳根上學着豬的樣子，把盤裡剩下的開花豆都舔光了。

劉永順還是那麼比劃着，讓崔德茂聽他的話：『我——我——』

崔德茂暈暈忽忽地站了起來，攔着劉永順的話說：『再給您練一手逗樂的，咱們來個『老西打彈吧！』說着，他就把花生豆扔起來，張開大嘴去接，一不留神，從板凳上翻下來了。馬老頭跟趙光連忙過去攙他，劉永順伸手要揪他的胳膊，一不留神，把酒盅砸了個粉粉碎，桌上的小酒鏢子也扯倒了。

他屈一條腿跪在地上，抓住了崔德茂的手，眼淚像開了閘的小河一樣，嘩嘩地往下淌着，趙光揉着眼，馬老頭也紅了眼圈，崔德茂繃起了胖臉，莫明其妙地看着他，他彎了半天勁才說出話來：『兄弟！我——我實在是冤枉！』

酒順着桌縫一點一點地往下滴着，人們的眼淚也一點一點地往下滴着……

二

當天晚上，趙光把劉永順送回家去；馬老頭收了攤，就匆匆忙忙到店裡找孫二娘，說好說歹地